

# 茅三代

第二部

沒有邊際的山底羣，相同大海裏的波浪，不平衡的排列着，紐結着……各自起來，着不相同的角曲綫，澆澗了遠方。在遠方，那波浪的頭和天壁相接連的部份消滅了，祇是被一些暗的藍色的烟氣和雲填補了這界限。

每處山脚下，山罅際，谷底……凡是有着樹木的村莊，存在於遠方的，看起來那祇楠同一些鳥類的窠巢，大大小小，發着黑色被一些粗粗細細脈管似的道路隱顯地貫連着。河流從幾個山底空隙，偶爾像蛇的肚腹似的遺露出一段段來，但那已經不像流走着的水，似乎是誰爲了遊戲，剪好了那樣一片白的金屬的斷片，安置在那裏，癡呆而沒有光芒。

雲在天空堆積……

「這回……許有希望了……看那雲……多麼沉重！」

「作了強盜的人……還關心到這些嗎？」

「作強盜也是盼望個好年成啊……若總也不下雨，莊稼人的地不能下種……趕到一個荒年……大家全是強盜了……誰還搶誰？」

「那……只好大賊吃小賊了……」

「賊是不能吃賊的……」

「賊吃賊更肥……世間上的事情就是這樣的……」

楊三整個的身子拖張在山頂上一塊廣平的大石頭上，兩隻手交搭地枕疊在腦後。臉雖然向着天空，眼睛却低垂着不動地看着遠方那段發着白色的河流。接着說：

「啊！那凌河……這樣看來，是多麼接近啊！簡直一步就可以邁到牠……」

坐在他身邊的劉元沒有回答，祇是將橫在大腿上面的步槍，用手輕輕而反覆地摸撫着。一隻大的眼睛睜細起來，寧靜的似乎準備射擊瞄着準似的，也看向那凌河。兩條濃厚的眉毛輕輕地起着門聚。

「如果……他們若真來……一定要渡過那條河……他媽的……在這裏若是槍能夠得上……趁着他們渡河……敢保『老太太攤雞蛋，一勺一個』……他媽的……還有個跑？……不用人多……就是咱們倆……就滿夠打發他們回老家去……可惜這槍夠不上……爲什麼人造槍……不再教牠能打遠一點呢……？」

楊三從腦後撤出一隻手搓揉着爲了疑視過久有點發酸的眼睛；「面微笑地聽完了劉元的聲音，而後自己說：

「我和你……今晚去我們的村子探一個信吧？」

「這得同『當家的』商量哪！至少得有兩隻手槍……」

「大槍也將就……你回家去看看……你不是幾年沒有回過家了麼！看看你的媽和妹妹……你不常說想要看看她們嗎？」

「你看誰呢？」劉元一隻半瞇着的眼睛也歸復了原形，盯視着楊三的尖鼻子說。手也停止了在槍身上的摸撫。

「我當然要看看我的情人……和那孩子！」楊三站起來，伸一伸臂膀，而後帶點憂傷味的說：

「他們把我的老朋友關在監牢裏一個多麼有趣味的人……他簡直是整個凌河村的魂靈……沒有他……劉元……我向你說：我一生也許再沒有了一個真正的春天……雖然我是愛着他的姑娘……他的姑娘那是不能和他相比……我不曉得他在什麼地方貯藏了那樣多的聰明……如果楊洛中那雜種一日落到我的手……我要把他的肉割成一條條……掛在每枝樹枝上喂烏鴉……喂鷹……油鷺了他的骨頭……」

他說着發響地磋磨着自己的牙齒，眼睛又投向了遠方——

「你不要先發下狠到臨時再說……到臨時你也許心軟了呢！我常常遇到這樣的人……嘴裏硬得像鐵，鋒利得像剪刀……哼！我們的『當家的』就是一個這樣人……」

劉元淡淡的笑着眼瞼跳了一下眼睛說：「……你回去會情人……就是被捉去也不屈……我爲什麼呢？我的家是我的冤家……他會第一個去報信……他捉我是不敢捉

……怕我打死他……他會報信……汪大辮子若不是他……怎能和老林頭一道去？他是我爹……可是如果他犯到我的手……我也不會饒掉他……我輸過他的錢！」

「那麼……誰讓你那樣年紀輕輕的就賭錢？」

「哼！誰讓我……你這是要替我的老子向我講道理麼？你沒有這身價，這就是說你還不配哩……」劉元又把那一隻眼睛也笑着睜了一下說：「你不知道，和你族中的嫂子通姦，是犯禮法的嗎？你也不年青青的了……爲什麼還這樣作呢？結果鬧了這些條人命……坐牢的坐牢……」

「這不能和賭錢比吶！這是……」

「睡覺和吃飯是一個扁樣呀！比方當胡子……就不能說誰應該當；誰不應該

當……」

「實在……你的爹把錢看得太重了！」

「這因爲他賺錢很難……不過……就因爲輸了一點子錢就要活理了我……怎

樣我也不能忘掉他。」

「看，又有的地方露出藍天來了……雨恐怕沒有呢……」

「春天沒雨……這不是好兆頭……」劉元仰起頭來看着天，一面說。

「你還是這樣關心着雨哪！比關心自己的腦袋還寶貴？」楊三又開始向凌河流着的方向注視着了。

「腦袋是一個人的……雨是大家的……你知道……多少黎民等着雨生活……作強盜的也沒有例外……前面說過……」

劉元順下身子去，也躺在了楊三的旁邊，他却翻起眼睛來望着天。

「早知道……汪大瓣子爲了這付小手鐲受了這樣的連累……當初何必給他呢，人常常是……」

「劉元……你不想娶個老婆？」

「這夢早就不做了……讓你做吧……扯王八蛋！自己的腦袋說不上什麼時候攤

了家……還顧得老婆……」

「一旦……投降作了官……那時候……就該變了……」

「告訴你說……楊三從打當胡子那天起……就沒打算投降過……那不是好漢子幹的……自己當賊當夠了作了官……回頭來就同官軍一樣……來咬自己的往日的伙伴們比官軍那些兔子們還來得兇！因為官軍沒有他們那樣內行……若是這樣的傢伙犯到我的手……哼！我非挖出他們的心……看一看他們的心是長着幾個窟窿！」

「若是我呢？」

劉元認真地陪着楊三的臉。

「假說我若是作了官……」楊三補充着說。

「你不能够……我信你不能够……」劉元搖着頭笑着說。

「人是時時有變的……萬一那時候我變了……」

「你變了也不要緊……只管去當你的官去……我們自己樂意一生當胡子……」



不能說教別人一生當胡子，不過……」劉元的話斷下去，用手指輕輕敲着槍的身子作響。

「不過怎樣？」楊三撫愛地摸一摸劉元的頭說：「好硬的頭髮哩！」

「不過……你得走遠一點……別和我們作對……」

「既要是當了官……就得立功了……若不……官家爲什麼要作胡子的人們當官呢？自己的親戚小舅子有的是……就是借了他們立功……」

「那講不了……一樣也得挖心……就相同你們捉到我們，得槍斃一樣……雖然當初全是披着一條血布衫的夥計！」

楊三忽然尖聲的笑起來了，聲音震響了山谷。從山谷那面也送回了一片尖尖的笑聲。劉元說：

「這是『山應』在笑呢！我們小的時候……常常到山裏來罵『山應』……我們罵牠們什麼……牠們就學着什麼……我們罵『山應』大雜種，牠也就跟着罵：

「『山應』大雜種」……那時候你們已經是大孩子了……處處和我們區別着……現在我們却一起躺在這塊石頭上……汪大瓣子的老婆作媳婦……我還是打鑼的呢？」

「四姑娘作媳婦的時候……你是十幾呢？」

「那可忘了……反正那時候人家還看我是個孩子……可是我已經很會賭錢了……」

「我不大喜歡賭錢……」

「同你兩樣；我不大喜歡女人……」

「我也並不怎樣喜歡女人哪！」

「可是，你可生了一個被女人們喜歡的樣子呢！」

「這是沒有辦法的……」楊三對於自己的漂亮好像感到了一種畢賢似的，悠長的吐了一口呼吸說：「天生了我這個樣子……並不是爲誰喜歡的……一個人更是被女人們喜歡着……他應該一生全在舞圈裏生活着……我就是一個榜樣……劉元你

知道……我若是那樣的下流貨……我們凌河村的姑娘們……我可以任意挑選……但是我作好漢……我怕鎖住好漢的鎖子……女人就是這東西！我們凌河村是愛好漢的……祇有楊洛中這樣人家他們是嫉妬着別人的強梁……就是他們……幾次說要我給他作碗子，將來也可以跟隨他的二兒子去當差。一次他又把我找了去，他的二兒子也正在家裏，按我們族中的輩數，他應該是我的弟兄……但是他坐在椅子裏連屁股也不抬一抬……像用釘子釘在那裏似的……於是我也就沒有同他說一聲話……還是他的老子明一點禮他說：「佐卿，這是他二兒子的名字」……這是你三哥……你不認識了麼？」這小傢伙微微的把頭一點說：「我不大敢認呢。」我看看這個圓圓胖胖的小東西，禿着頭，穿着黃色呢絨的軍裝，胸前那一行金鈕扣——我猜想那一定是真金的——並不怎樣閃光，祇看得很沉重，微微帶點紅色……足有幾十個……那騎馬的靴子，沒過了膝蓋……快要抵到腿根了……肩頭上一邊掛着一個帶着星的金條夾銀條的小牌……他是將由外國軍官學堂回來的，就準備要去當官了……他說：

「我要××地方去接舉……我手底下雖然有兩個當差的……還不夠，他們又全不成……聽老東家說你的槍打得還很不錯……又是我們自己家裏人……我想把你帶了去——」

楊洛中在旁邊也說：

「你不樂意在家當砲手……你就跟他去吧……將來你還愁沒有官當嗎？看看……我們現今的將軍們……那一個不是全給人家當過聽差……就拿張作霖說也是給趙爾巽作聽差出身啊……」

起始爲了這樣一種意外的幸運，我的心不能制止跳動了。歡喜得我的臉感到了發燒！只要答應一個「好」字……現在我真的早也許幹了官了——給那小子當差的，聽說現在全放了官——將來也許弄個將軍！可是不知爲什麼，由歡喜忽然轉了一種憎惡！我的脾氣發了，開始我對於坐在我對面那個小東西，像憎惡一個癩蝦蟆似的憎惡起他來了……自己想着：

——一個人，爲什麼要給一個癩蝦蟆去作奴才呢？

當時我覺得他們這些東西們，對於別人，總是拿錢財的多少，規定一個人底價值的……他們要用錢買窮人們的良心，買窮人們的命……！我說：

「我不想去——」

這使楊洛中有點出乎意外的驚愕了，他從椅子的背上坐直了身子，下巴拉長着說：

「爲什麼呀？作砲手你不樂意……爲什麼這個你還不樂意呢？這是別人提燈籠全尋不到的機會哪！年壽的人……不能脾氣太過火，太高傲……眼睛不能像麝蟹似的高高地生長在頭頂上……」

我說：

「不想去就是不想去……沒有什麼緣由……別說去給你的兒子當奴才……就是有人請我去坐當今的大總統……我不想去還是不想去……」

「何必非得要他呢？兩隻腿的人是什麼地方全有的……」他的兒子倒是很平靜；

楊洛中的鼻子却變紫了。我說：

「你的兒子說得很對，兩條腿的人是什麼地方全有的——」當我轉身子走出門外，我斷續地聽到楊洛中這樣的說：

「這是個在村中不很安分的傢伙……他又是我們的族中……我想你把他帶出去……能會好一點……他的槍法是很好呢……我想要他保護你……」

「有錢，什麼地方全可以買到賣命保護你的人……」

這是他兒子的聲音。

知道吧？我和四姑娘相好，那老傢伙，那時候還沒嗅到風聲呢……」

「他們說得很對……只要有錢……就可以買到賣了自己的性命……保護你的人……朱三麻子就是一個……所以那天晚上我幹了他……」

「你這小傢伙……手頭是很『黑』的咧！」楊三拍一拍劉元的胸脯說。

「這是得看對於誰……不能一例而論……」劉元自己解釋着，坐起來從衣袋裏

摸出一個小鐵盒，抽出兩隻紙煙來，一隻遞給楊三，一隻巧妙的咬在自己的嘴唇裏，而後輕快的把洋火劃着，先點着了了自己的，而後才遞給楊三。

一隻兔子驚慌的從他們的面前，在亂石裏滾跌着跑過去了。楊三說：

「這若是汪大辮子在這……這條小命又完了！」

「這個時候打牠有什麼用？肉也不好吃，皮也不值錢……只要一場雨，這山上的草就全綠了……樹也就抽了芽……」

由兩個人的嘴裏流出來的烟旋，一刻也不能停留的就被風吹下了山谷。劉元說：

「若是冬天……我們兩個就是在這裏『量水』<sup>●</sup>是夠受的……」

「那麼還是一個人幹的好了……用不着『量水』……作一踰如果運氣好……」

● 「黑」即狠的意思。

● 「量水」即是在山頭上「放哨」的意思。

就一冬不用出門了……」

「不，我還是樂意在『柳子』上……人多些大傢伙在一起有意思……更是我們這位『當家的』……我是捨不得離開他……」

「人是一個幫得的好人……因為我們總也沒安定下……我們也沒有細談過……我祇知道他是我們北邊一個什麼屯子裏的人……別的就大清楚了……」

楊三由躺在石頭上的姿勢坐起來，飢渴似的用力把手裏那半段紙烟吸到不能再吸了，才遠遠地拋開牠。他看着那烟尾，還在那冬天枯萎下來的乾草的叢中冒着烟，並且一刻比一刻還好像加濃起來，他意想着那烟尾也許會引着了那乾草，而引起了燒山。但是過一刻那烟輕輕地消滅了，許是爲了那烟尾的本身太短小了，還不等得乾草能夠焚燒起來，自己就遭了絕滅。

「你要想知道這些……應該問我……」劉元把手裏的烟尾在石頭上擦滅了，却裝在了小鐵盒裏說：「如果被『跳子』們圍上……不能夠下山……這一段烟尾巴



也是好的呢……那時候……真是什麼全是寶物！

楊三看着劉元，覺得自己的年紀雖然是比他大得並不算少……可是自己却隨處顯着是沒有他那樣堅實和老成。在自己快要成了大人的時候……那就是說自己的嘴唇上初次冒出了小鬍鬚的時候，劉元還是不被他注意的一個孩子。夏天他也許還在赤光着身子跑遍了全村……而自己……那時候已經懂得要躲避着姑娘們……身材是和村中壯年的人們有着一樣的高……有時候……還要高一點……放槍的能耐已經被列到第一等了……正月裏扮秧歌……自己是裝扮着一個『白蛇』的角色……背上交插着兩隻銀色的劍，每枝劍柄上還飄蕩着那樣大的白色的綾綢結的球……每一走動……那頭上大沿的涼帽沿周垂的纓穗，是那樣的拂擺着……姑娘們的眼睛和手指……便全要集中了自己：『這真像一個真的『白蛇』呀！』一些故意使他聽見的讚